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张 弦

ZHANG XIAN

代表作

I247.5
4219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张 弦代表作

陆广训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张 弦 代 表 作

陆广训 编 责任编辑 曲 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1 字数 301000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15-02174-2/I·238

定价:11.70 元



作 者

悟雪天

张弦

(一)

门是被一脚踹开的。

其时，杜蒋明正在做梦，做着第一次恋爱的小伙子人人都做的荒唐梦。

“蒋玉，蒋玉，”他急切地叫着，搂着她，抚着她，一只手情不自禁地伸过去抚摸她。蒋玉却并不抗拒。正在甜蜜之时，一声震响，蒋明又惊又怕地醒了。

来的是他堂哥杜蒋坤。蒋明只好悻悻地起床，好半天没敢把梦里的蒋玉甩开。留了盆凉水洗了脸，才算清醒过来。他估摸堂哥头一句就要问他学校社团会不会砸到他头上。其实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郝世峰 于友先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友先 刘家鸣 刘福友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壁

前 言

张弦的作品，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不算很多，然而，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每有新作问世，总引起一片涟漪！”（钟惦柴语）

他似乎有一支神奇的笔，普普通通的社会生活，平平凡凡的男女人物，千百人写了千百遍的爱情、婚姻、家庭故事，经他一写，便常常出现点石成金的效果，重又产生出引人入胜甚至令人心颤的艺术魅力。

张弦成功的秘诀何在？这个很有兴味又很有价值的问题，正在日益为读者、特别是批评家们所注意。

—

张弦自述：“我于一九三四年阴历五月十一日在上海出生。祖籍杭州。我从小就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一说，所以日后填履历表时，总是自豪地写上‘浙江杭州人’。”然而这位曾以“杭州人”自豪的作家，却未曾享受到“长于天堂”的幸福。三岁时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童年。九岁时，在银行供职的父亲病故，全家生活更加清苦。一九四五年他考入南京的一所中学，便贪婪地读起书来，茅盾、巴金、老舍的作品，使

他初步认识了人生。他在小报上发表一篇杂文《挤》，讽刺国民党统治下的南京处处都在挤，有的为谋生，有的图发迹。南京解放后，他在五中上学，班主任指导他们办起了“五中文艺”墙报。他任副总编辑。第一期墙报就在全市大中学校墙报比赛中夺魁。市文联刊物《文艺》还选登了他的作品。这给他莫大的鼓励，想当作家的念头不禁油然而生。

但在高考时，他却报考了工科大学。他觉得，做个工程技术人员，直接投身于经济建设，如有深切感受，写出作品，同样可成作家，写不出作品，就老老实实做个工程师，也很好。

一九五一年，他考入华北工学院。第二年院系调整，并入清华大学。两年的大学生活，他读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

一九五三年夏，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举国瞩目的鞍钢。任务繁重，工作紧张，他只好把当作家的念头抛在了一边。

然而，沸腾的生活冲击着他，使他激动不已：“我觉得如果不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简直是一种失责，一种对新生活的建设者们的负债。”一九五五年秋，他终于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大学毕业生》。他把稿子寄给了素昧平生的钟惦棐。不想时隔不久，竟收到钟惦棐的回信，对剧本予以肯定，并约他到北京面谈。恰巧，一九五六年他调到了北京。在钟惦棐的帮助下，他对剧本修改了两次，并改名为《锦绣年华》，在刚创刊的《中国电影》第二期上发表。钟惦棐亲笔题签，还写了评论，热情推荐。他原名张新华，发表这个剧本才初次用笔名张弦。

在此期间，张弦还写了小说《上海姑娘》，后改名为《甲方代表》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这篇小说引起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兴趣，邀他改编成剧本，于一九五七年初投入拍摄。接着，他又连续发表短篇小说《最后的杂志》、《羞怯的徒弟》。

张弦早期的作品，刻画的多为青年形象，明显地闪现着作者的身影。透过这些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当时作者的同龄人在新中国阳光下奋勇前进的生动形象，还听到了作者对祖国、对党充满热爱的怦然跳动的心声。

但后来，他对自己不满了，要写出更深刻的东西。一九五七年春，他写了中篇小说《青春锈》。初稿收笔，正值青年团改名为共青团，他兴奋地特意在稿尾注明：“初稿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共青团诞生前夕”。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部满怀对生活的真诚，去探索、分析同龄人的苦恼的小说手稿，却给他栽下一条祸根。在不久掀起的反右斗争中，他被定成了“写反党小说”的“右派分子”。

其实，这部作品，正标志着作者艺术思想的一次可贵的飞跃。他透过生活表象，发现了别人尚未注意、尚未认识的东西，写出了当代文学史中还从未有过的典型人物——李兰。与作者在《上海姑娘》中塑造的白玫等人物一样，李兰也属于建国初期蓬勃向上的青年一代。但是，她又不同于白玫。“左”的教条主义的毒素，已渗透进李兰的血液中。她善良、正直、纯朴，却又保守、偏激、僵化。她迷信上级，脱离群众，却又自以为“一贯正确”。结果，走到了反面，被群众唾弃，成了自我否定的悲剧角色。她的性格，多象二十年后刘心武在《班主任》中塑造的人物谢惠敏！这在五十年代文学画廊里，是独一无二的，她是作者的独特发现和创造。

年轻的作者，以敏锐的目光，发现了李兰。同时，他也发现了自己。也许在当时，他并未意识到，在塑造李兰的过程中，已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艺术创作方式：通过描写普通人、日常事，刻画具有深厚社会内容的悲剧性格，揭示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和

制约，从而启发人们为了美好的理想，改造我们的生活。很不幸，艺术上找到了自己的张弦，却在政治上失去了自己。沉冤二十载，饱受煎熬。

那么，二十年后，当他重新获得创作权时，首先想到的又是什么呢？是牢骚？是怨恨？不，都不是！他奉献给人民的，是比以前更热的赤子之心！一九七七年秋，他写了电影剧本《心在跳动》（即《苦难的心》）。主人公罗秉真医生，因为追求理想，屡次遭受不公正的打击，备受苦难，但他对人民的忠诚，始终不渝：“我们要像蚕一样，把最后一寸丝都吐出来，贡献给人民！……要不停地工作，只要心在跳动！”对照张弦的遭遇，我们不得不说，这正是作者的心声。

“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记忆中，不应保存自己的功劳、业绩，也不应留下个人的得失、恩怨。应该永远把自己对人民犯下的过错，造成的损失，牢牢地铭刻在记忆里。千万不要忘记！……”这是张弦恢复创作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记忆》中的主人公秦慕平的话。这同罗秉真的话一样，虽然都是彼时彼地符合人物性格的语言，却分明饱含着张弦的感情。粉碎“四人帮”，日出天开了，他要奋笔疾书。不满于已有成绩，不耽于个人恩怨，他要把积压心底多年的热忱焕发出来，多多贡献于人民！

于是，张弦的作品，一篇篇出现在读者面前。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间，除改编五、六个电影剧本外，发表的小说就有二十多篇。这对于不肯轻抛作品的张弦来说，应该算是硕果累累了。而且，他的小说，大都以不同一般的个性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记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以下简称《角落》）分获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〇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在一九八一年连续以《未亡人》和《挣不断的红丝线》（以

下简称《红丝线》)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应之后,张弦的名字,在广大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在国外,也赢得了由衷赞誉。著名美籍华裔作家江南(刘宜良)生前就曾表示,很喜欢祖国大陆张弦的作品,他对《未亡人》、《红丝线》、《角落》等小说,赞赏备至,还一再请人向张弦致意,如有机会访美,一定要到他那里做客。

二

前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只有那种能向人们叙述新的、有意义的、有趣味的事情的人,只有那能够看见许多别人觉察不到的东西的人才能够作一个作家。”《青春锈》的实践说明,张弦确实具备了作家的基本素质。他思想敏锐,能够对现实生活作出深沉而迅速的反应。尽管生活给了他不公平的待遇,但二十年的磨难,并未磨掉他思想的棱角,相反,倒是使得他的目光更加犀利、视野更加开阔,在《青春锈》中所显露的艺术特色,表现得更加鲜明。

且看《记忆》吧。它在一九七九年春发表时,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深入发展,“伤痕文学”风起云涌。但张弦却推出了一个新的人物——方丽茹。她文化程度不高,但心胸开阔。对于制造了她的冤案的人,不再怨恨、愤慨,而是采取宽宏态度,鼓励他大步向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通过方丽茹冤案与秦慕平自身的冤案的联系,张弦使我们看到了冤案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于某些人的品质恶劣所致,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渊源:“今日之痼疾”就是“起初的癣疥”恶性发展的必然。这样,他就把人们的认识提到了新的、历史的高度,率先实现了“伤痕文学”。

向“反思文学”的转变。其实，《记忆》中的市委宣传部长秦慕平的悲剧，正是《苦恼的青春》（即《青春锈》）中的团支部书记李兰的悲剧的继续；秦慕平自我否定的形象，正是李兰自我否定形象的发展。但是，同李兰形象相比，秦慕平的形象，显然具有丰厚得多的内涵。

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还是《角落》。它通过存妮的自戕和荒妹性格的畸形发展，揭露了解放后仍然残存在我国广大农村的封建道德的虚伪和残酷。张弦在《角落》中表现出的过人之处在于：围绕农村婚姻问题，在现实的联系和历史的发展中，探求物质与精神、社会意识与爱情婚姻、时代风云与人物命运的关系，总结出沉痛的教训，找到了希望和前途。与存妮、荒妹相比，母亲菱花的形象，更有典型意义。当年，在土改高潮中，她激愤地抗议父母“把女儿当东西卖”，怀着美好的希望，冲破封建的囚笼，毅然与年轻长工沈山旺结了婚。最初的年月是幸福的。但越到后来，生活越发没有了前途。“大跃进”、“共产风”曾使他们深信，进“天堂”不过咫尺之遥，然而，饭碗里却越来越空空如也，以至于怀着即将出生的孩子的菱花也不得到外地讨饭。

“文革”期间，不仅吃饭问题没有解决，连养猪都没有了饲料，每年年底分红，家里超支数字总是有增无减，攒几个鸡蛋上街去卖，像做贼一样被撵来撵去，哪里还有钱去翻盖“实在不行了”的房子呢？可日子还得过下去。没有办法，只有参与那到处都堂而皇之地进行着的婚姻买卖。她并非不爱女儿，而是真心在为女儿的利益着想。所以，在听到荒妹悲愤地喊出“你把女儿当东西卖”这句自己曾经喊过的话时，她颤栗了！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使她困惑，生活的冷峻严酷叫她吃惊：“日子怎么又过回头了？”这时，她才意识到，她现在所做的，正是她当年极力反对

的，她现在否定的，正是她当年热烈追求的。她在不知不觉中走了回头路！菱花自我否定的性格，反映出我国三十年曲折多艰的历史。她的呼喊，是自问，更是对历史、对社会的发问。菱花是三十年来能够照出人们心灵的一面镜子。她的悲剧深刻地揭示出，妇女的解放是以社会的解放为前提的；而社会的解放如果仅仅停留在政权变更的层次上是远远不够的。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只有在经济层次上也获得彻底解放，才能彻底地把戕害妇女的、同时也是戕害全体国民的封建社会意识送进坟墓。在这里，爱情婚姻问题，已提到哲理的高度。

此后，张弦的一系列小说，都是从爱情、婚姻、家庭领域取材的。但是，他写爱情不以爱情为目的，写婚姻不以婚姻为终点，写家庭不以家庭为局限。通过爱情、婚姻、家庭的“透镜”，他给我们“照”出了社会生活、人物内心的“深层变化”，使我们获得了新的认识。

在中外文学史上，写爱情、婚姻、家庭题材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再想突破，确实很难。张弦却偏选这样的题材，连续写出一个系列，篇篇出新，足可看出其艺术才能。古人云：“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唯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张弦很懂“犯”和“避”的辩证法，且运用自如。写同一类事件，偏能写出不同情节；写同一类人物，偏能写出不同性格。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别具一格，在文艺的百花园中，显出自己的香和色。

当然，他的求新，决不是猎奇寻怪，一天一个花样，也不是追风头、赶时髦，抢先“引爆”敏感区题材。他坚持的乃是某些人目为“过时”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专写似乎平淡的日常生活。而许多司空见惯、老生常谈的现象，往往到他笔下，就顿改

旧观，别开生面。这种“旧中出新”、“以浅显深”的艺术手段，以及他不愿重复别人、也不愿重复自己的艺术追求，都显示出张弦的鲜明的创作个性和艺术上的成熟。

这里，我们要谈谈张弦的“圆圈”。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塑造自我否定的人物，也与张弦的审美趣味、艺术追求紧密相关。

确实，张弦的不少小说常常给人以“圆圈”的感觉，作品中的人物，转来转去，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这，也被一些人目为“陈旧”，似乎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那么，究竟如何呢？我们就来看看较有代表性的作品——《红丝线》吧。其主人公傅玉洁是富于理想的，曾与资产阶级家庭勇敢决裂。她追求纯洁的爱情，果断地拒绝了与齐副师长的无爱婚姻，并按自己的愿望与倾心相爱的人结合。但反右斗争、十年动乱的凶涛恶浪，卷走了她的爱情幻梦，一次次的政治打击、人格侮辱、不公正待遇，击碎了她的生活理想。她深感衰老和疲惫，终于，抵不住权利、地位、待遇等等诱惑，为“受到最有力的保护，得到最安宁的归宿”，在刹那间奇异而合理地完成了“自我否定”的性格转变，无奈却又自愿地投入了二十年前拒绝过的“温柔富贵乡”，与老齐结婚。她曾为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奋斗、挣扎，但结果反为命运所捉弄，转了一大圈，结果“红丝线”还是挣不断。傅玉洁的“圆圈”显示了她爱情的失败和自我否定的轨迹，张弦却通过这个“圆圈”，成功地表现了人对美好理想的正当追求，以及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对美好人性的摧残。

有趣的是，如果把《红丝线》与《未亡人》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两篇小说，恰巧也形成了一个“圆”。尽管其中的主人公走着不同的路，一个“下嫁”，一个“高攀”，一个困难重重，“黑云压城城欲摧”，一个瞬时“解脱”，“柳暗花明又一

村”。但她们都是否定了自己的“现在”，奔向对方的“起点”。她们的脚印前后相接，正好围绕着人格独立、人身依附的核心问题，画出一个大“圈”。

另外，《回黄转绿》的“圆圈”也颇有新意。主人公尹影刚发表一篇小说就飘飘欲仙了。她要追求美好理想，脱离“黄叶般”的世俗生活。但那理想的翅膀刚刚展开，就撞到了现实的“墙”上：她向诗人求爱，遭到拒绝；她要摆脱世俗，却被包围得更紧。终于，她跌落尘埃，清醒过来。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伤逝》中的子君。她们共同的悲剧，就是都忘了生活的要义：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就否定了当时宣扬“爱情至上”的一些论调，重又指出了“无论多么崇高的理想之光，也是在现实的地平线上升起的”这个一些人不愿接受但却顽强存在的“冷酷的真理”。

另外，《污点》、《春天的雾》、《八庙山上的女人》、《悟雪天》等作品中，都有“圆圈”，而每一个“圆圈”，又都有着独特的意义。当然，这些“圆圈”，张弦不是随意“画”的。他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有充分的现实根据。“圆圈”之说来源于黑格尔对哲学史的研究，并得到了列宁的赞同。他们将圆圈（螺旋）式的发展看作是人的整个认识史以至于世间一切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共有现象。我们新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千百件的事实，也一再验证了这一哲学真理。张弦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故事，“发生在、变故在、回响在中国的现实的土地上，与政治、与经济、与历史、……与社会心理这样深、密地纠结在一起”，（王蒙语）他们的行动，必然会常常显露出自我否定的“圆圈”（螺旋）式轨迹。

张弦不仅是一个小说作家，也是有成就的电影剧作家。他诸

熟电影的艺术手段。在结构小说时，常常巧妙地运用高度灵活的电影蒙太奇手法，将时间、空间跨度都很大的许多散碎画面，根据一个总的计划，分别加以处理后组接在一起。尤其是擅长运用“对比蒙太奇”将人物行动轨迹的“起点”和“终点”联系起来，甚至“迭印”在一起，让人们面对惊人相似的两个历史画面，受到震动，去深思、去探寻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大跨度的历史画面的相似和差异。想一想《红丝线》中那语句相同的电报和信，想一想《角落》中母女两人喊出的同一句话，谁不惊讶？谁不激动？谁能一下子说清，这相距二三十年的相似画面的重复，其中包含着多么深刻的涵义！

所以，陈旧与否，不决定于作品中有无“圆圈”，而要看“圆圈”中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张弦的“圆圈”，写出了自我否定的人物，反映了新中国特定的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历史感。这充分证明，他坚持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仍然具有无限的生命力！

三

人的心灵，是最神秘的世界。

张弦的作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人物内心的关注。他在《上海姑娘》中，就曾自问式地提出：“我们老是谈论她们的表面，看不惯她们爱漂亮，听不惯她们叽叽喳喳的谈话，……可是我们想到去理解她们的内心没有？”其作品结构，也是为更好地、逐层地揭示出白玫的美好心灵，并最终净化“我”的心灵服务的。而《苦恼的青春》所着力展示的，正是李兰心灵的锈斑，艺术手段已较多地运用了心理刻画。《记忆》、《污点》都有大